

一个人能记住另一个人多久？她以为会带着对他的怀念过一生，却忘了，地老天荒，也是一种残忍的淡忘。

绝望美感情.虫鸣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虫鸣 著
CHONG MING
WORKS

身将腐朽 其爱不渝

LOVE WILL NEVER END

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，让我们在回忆来临的黑夜里，和所有爱过的人一起，闭上眼睛。

随书赠送超精美情书信纸，for you, for your love……



虫鸣 著
CHONG MIANG

身将腐朽其爱不渝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身将腐朽,其爱不渝 / 虫鸣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5385-4538-8

I. ①身… II. ①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5088 号

身将腐朽,其爱不渝

策 划: 王 贵

作 者: 虫 鸣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

特约监制: 孟 玮

特约编辑: 马昭雯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538-8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SHENJIANGFUXIU
QIAIBUY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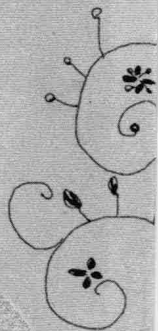
身将腐朽 其爱不渝

我的回忆不是我的

窗户半开，秋风吹进来，微凉，带点雨水的湿意。她最初住进这里时，还是八月的骄阳，天像一口倒扣的大锅，把有生命的事物都烘烤得蔫蔫的，抬不起头来。

这一觉真的很长，从夏天睡到了秋天。

有人，也在床前从夏天守候到了秋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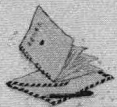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chapter 1 我的回忆不是我的	001
chapter 2 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忧伤	017
chapter 3 260号咖啡馆	039
chapter 4 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	057
chapter 5 不管我能够陪你有漫长	073
chapter 6 旋转的木马，让你忘了伤	093
chapter 7 破碎的真实	109
chapter 8 刻骨铭心的爱人啊	129
chapter 9 回到相遇那天	147
chapter 10 在你背影守候	165
chapter 11 差一秒的地老天荒	185
chapter 12 我愿他爱我如故	201
chapter 13 似即若离之间	221
chapter 14 时光这一刻停留	243
chapter 15 一生的陪伴，如何？	263



chapter 1



刚下过一场阵雨，窗外的梧桐树叶上还滚动着水珠，阳光已大喇喇地透过窗户照进室内。房内寂然了许久，靠床的矮柜上摆放着饭盒与营养品，三双无纺布拖鞋整齐一列，床上的人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得很长很长。

不多会儿工夫，阳光已攀到床沿儿，一只缠着雪白绷带的手垂下来，浸进那片金黄的阳光里。躺着的人似乎觉得疼，眉间皱成一座小山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眉头才渐渐展开。阳光缓缓移到她瘦削的脸上，白皙的皮肤此时显得几近透明。

那只手垂到床边后就再没有动过，大概是又睡着了。小巧的鼻子发出均匀的呼吸声，浓密的睫毛合得紧紧的，虽然额头上也有包扎的伤口，却丝毫不影响她酣恬的睡颜，也让人不由得想，倘若那对蝶翅般的睫毛打开来，会不会是一双很具神采与活力的眼睛。

但她全身上下多处的包扎，又让人想到，伤口的痛会夺走她所有的神采与活力。

屋里仿佛一直有人在等她醒来，而且为此做



好了准备，衣架上挂着熨得笔直的名牌大衣，深紫色的，只等着她坐起身来，便用大衣将她一裹，带她远离这气氛永远半死不活的医院。

窗户半开，秋风吹进来，微凉，带点雨水的湿意。她最初住进这里时，还是八月的骄阳，天像一口倒扣的大锅，把有生命的事物都烘烤得蔫蔫的，抬不起头来。

这一觉真的很长，从夏天睡到了秋天。

有人，也在床前从夏天守候到了秋天。

江紫末睁开眼后，窗口的一片白光刺得她又闭上眼睛，额头上又传来轻微的刺痛感。她动一动，骨头关节像一台散架的旧机器部件，咯咯嚓嚓作响。继而她费力地在身体多处摸到了包扎伤口的白纱布，她的表情自然开始变得惊异而疑惑。

这时她才有闲暇注意到周围的事物，白墙、白窗帘、白床单、白色的病服——很明显，这是一间病房。

她不明所以，虽然她是个迟钝的人，但这时也意识到应该找个人问问清楚。

艰难地把身子挪到床沿儿，她弯下腰身，奋力去捡地上的鞋，然而无论如何也够不着，身体却“嗖”地滑落下去，结结实实地撞了地。身体那些脆弱的部件经过这一次撞击，彻底罢了工。

江紫末瘫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惨叫，声音低哑而干涩，无人理会。静待了一会儿，地板的冰凉渗进骨头里，她不想再在地板上多待一秒钟，只好想办法求助，于是鼓起双颊，憋足气，再张开嘴——

“啊啊啊啊……呀！”

连绵不绝的惨叫终于传到病房外。

正走到门口的江美韵听到叫声，神情一凛，亟亟走进病房，将水瓶往地上一搁，就去搀扶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的女儿。

“谢谢妈！”

江紫末趴回床上，用手揉着腰，疼得眼里泪花直打转。

过了会儿，她掉过脸来，带着惨兮兮的笑容望着母亲。

“我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，妈你又对我下毒手了？”

她等着母亲劈头盖脸的大骂，然而，病房里却悄然无声。她的笑容停滞在嘴角，只见母亲呆呆地盯着她，眼里慢慢地浮出水光。

“妈！”她不敢再嬉皮笑脸，着急地问，“您怎么了？还有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她抬起手，按到江美韵肩上，简直希望那里有一个按钮，轻轻一摁，前因后果就一股脑地倒出来。

江美韵却没有如她所愿，呆住片刻，才擦掉眼泪。她盯着江紫末的眼神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，那惊喜越来越浓，眼睛也像是盛不住那么多惊喜而越睁越大。

江紫末有些吓到了，她别扭地想转开脸，但手臂上突如其来的痛让她张嘴大叫，眼里布满了泪花。

江美韵的两指用力地拧着女儿的手臂，嘴也不放松地问：“这里有感觉吗？”

“疼疼疼——疼死了就真没感觉了！”

江美韵见此反应，释然了一秒钟，紧接着又攻向她的腰，大腿，膝关节……病房里再次响起连绵不绝的惨叫。

“哎呀，就不怕把唯一的女儿虐待死了，没人给你养老送终？”

紫末挤出几滴泪珠挂在脸颊上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，想撒个娇什么的，江美韵却猝然扑倒在她身上，抱着她号啕大哭。

“你还敢说，差一点就是老娘给你送终，死丫头你哪点儿靠得住，谁叫你开车开那么快的？”

紫末被箍得全身的血液逆流，脸涨得通红通红，眼皮一翻便呈假死状。

好半天，她才从“钳子手”中解放出来，抓紧机会畅快地咳嗽了一阵。

见母亲仍坐在床边轻轻啜泣，她猜到是自己闯祸了，愧疚感顿

生，老老实实在母亲背上。

“对不起，我让妈担心了。”她顿了顿，这才有空接上被打断的疑惑，“可我到底是怎么进了医院的？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？”

江美韵憔悴的面容与江紫末有得一比，她抓住紫末的双肩，从头至脚完整地看过一遍，似乎确信江紫末是醒过来了，没有呆没有傻，没有残废，完好无损地醒过来了，这才放下悬吊的心，眼泪奔涌而出，又将紫末紧抱了一次，才擦掉眼泪。

“你倒是忘得快，我守了你一个月，前几天你身上还插满了管子，”她说着狠狠剐了紫末一眼，“你这害人精出了车祸后就昏睡至今，也不知道我担心得命都快没了，这么没心没肺的一团肉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？”

“出车祸？肇事者抓到了吗？医疗费付了吗？”江紫末抓住关键，头高高一昂，“他是不是就守在门外的？这年头的司机真是越来越没道德，我一个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，半步都不行差踏错，堪称模范的公民，他们居然也撞，妈，我跟你说，绝对不能放过这种良知泯灭违背人伦的不和谐分子！”

她激昂又愤慨地批判了一通，江美韵从始至终都瞪着她，末了，一巴掌掴到紫末脸上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却恰恰好制止了她那夸张的演说。

“你好意思说别人是良知泯灭违背人伦的不和谐分子？！”

一个男人的声音插进来，不高不低，带点冷淡和责备的意味。

母女俩同时扭过头去，童自辉不知何时倚在门口，蓬松而浓密的头发微微凌乱，紧皱的眉间松开，露出原本宽阔光洁的额头，浓眉下那疲惫不堪的眼窝深陷进去，却仍旧射出凌厉的眼神。

这人那么生气干什么？紫末想。

“在限速80公里的路上飙到120，冲进绿化带二十米远，翻车时还轧死一条不幸的正在树下撒尿的狗。”童自辉边说边往床边走，神情也越发的生气了，“那辆车已经被我送去报废，江紫末，从今往后你

休想摸一下方向盘。”

江紫末瞪目地盯着这个气坏的陌生男人，把他的话默默重复了几遍，她才愣愣地问：“那条狗是你的？还是车是你的？”

还以为这个男人会一直气下去，谁知听完她的话后，童自辉傻在一旁。

半晌后。

“你有毛病，车是你的，也是你开的，狗是一条流浪狗，否则早有人上门来找我索赔了。”他状似越发气不过了。

“为什么找你索赔？”紫末也越发糊涂，“还有，我哪有车？我更不会开车，我不久前才在驾校报名，至今还没摸过方向盘，怎么会发生你所说的事。最后——请问阁下是哪路神仙？”

这次不只童自辉，连江美韵也呆愣住了，他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又同时望向江紫末。

“别的不提，先告诉我你是谁。”紫末又问了一遍。

童自辉没有回答，看了她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，那笑明明白白地是在讥讽。

他心想，这女人真是无可救药了，终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也终于知道我再不可能容忍于她，所以想出这种招数来蒙混。

他仍是含讥带讽地笑着，忽然转过身去，走到门外拉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来：“你可以不认得我，但你认得他吗？”

江紫末看着那个表情羞涩的小男孩儿，眼睛顿时一亮。哇塞！哪里来的极品小正太，粉雕玉琢似的，太惹人喜爱了。

她正欲伸出魔爪去掐一把粉嫩粉嫩的脸，男人随后的一句话却令她差点滚下床去。

“你现在还敢当着儿子的面说，你的行为配做人母？

儿子？！

江紫末错愕地望着小男孩，立刻收回爪子藏到背后。

小男孩纯真的脸上有受伤的情绪，但是一闪而过，仿佛对此已经

习惯了，于是也不再乖乖站在床前等候紫末的“母爱”降临，一转身扑向江美韵的怀里。

“外婆！”

脆生生的喊声把江紫末劈得五脏六腑俱碎。

良久，她才一根指头颤抖地指向母亲：“妈，你从没跟我说过我还有个流落在外的姐妹！”

江美韵“啪”地打开离脸一尺远的手，“疯疯癫癫的死丫头，让我说你什么好——”骂完又百般慈祥地抚摸怀里的小男孩，“童童，乖童童，告诉外婆吃过午饭没有？”

“吃过了，外婆。”

“嗯，吃的什么啊？”

“学校的营养配餐，有胡萝卜、玉米、虾肉……”

小的掰指数头，老的眯着眼睛认真听。眼前这幅温馨的天伦之图没有半点矫饰，然而，发急的江紫末瞪大眼睛指责母亲：“妈，你干吗跟不认识的人合起来骗我。”

但她知道祖孙间流露出的至亲之情不是排练一天半天就可以做到的，他们亦没有这个必要。

江紫末陷入沉默当中。

正在逗弄孙子的江美韵瞧了她一眼，也若有所思地低下头。

这时，床前的童自辉似乎有些得意了，迈出一条腿，趋近她问：“怎么？装不下去了。”

江紫末捧住自己的头，把脸深深埋进被子里，蓦地发出一声尖叫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闷在被子里大喊，“问我做什么，我还想找人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却是你们来问我？我怎么知道，一觉醒来世界全变了？你到底是谁？还有你带来的小不点儿又是谁？”

“我是你的合法丈夫，小不点儿是你儿子童童——”童自辉怒得再趋近她一步，还欲说些什么，江美韵却抬起头来，摇头制止了他。

“自辉，”她说，又安抚着吓得在她怀里缩成一团的外孙，“去找医生来吧，你没察觉到她真的不大对劲吗？”

她这么一说，童自辉怔住了，脸上的怒气渐消，却仍不太信任地看着床上的人，不肯去叫医生。

江美韵叹了口气：“不管这些年来她有多少不对，不管她有多不配为人妻人母，就算离婚也得等她痊愈了再离对吧？去，先去叫医生来。”

童自辉抿着唇没吭声，眼底深处似乎有痛楚掠过，但随即就转过身离开病房。

他走后，江紫末从被子里抬起头，皱着鼻子，一脸莫名的沮丧。

“妈——”

“他说的句句是事实，”江美韵望着女儿，额头上加深的皱纹显出她的焦虑，“紫末，你跟自辉结婚六年，童童是你们的儿子。一个月前，你和自辉吵架后开车出门，出了这场车祸。”

江紫末仍是全然不信甚至还觉得荒谬的样子。

“怎么可能，两个月前我才毕业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工作——妈，我又怎么可能结婚了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？”

童自辉带着医生走进来。

医生听到这些话后没有急着说话，而是先给紫末做了个简单的身体检查，又询问了一些问题。

“目前看来无大碍了，但还要做个全身检查才能确定，现在我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，”医生用手扶着下巴，端详了江紫末一会儿，又问，“江小姐，告诉我今年的年份。”

“2002年。”

“你记得最近的比较重要的事是什么？”

“刚接到一个面试通知，一份待遇优厚的短期工作。”

“你家里有什么人？”

“只有我和妈妈。”

“记得你的父亲吗？”

“记得，父亲在我十岁时跟妈妈因感情破裂而离婚，三年后再婚，前年患肝癌去世。”

医生思索了一下，与旁边神色凝重的童自辉低声交谈几句，又问紫末：“你认识纪淮扬这个人吗？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江紫末的心陡然揪紧了一下，但随后她就摇摇头：“没印象。”

到此，医生不再问了，用眼神示意童自辉跟他出去。

童自辉却全然不觉，他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复杂，仿佛是惊愕，又仿佛是绝望。

“难道她真的撞坏脑子了——”他低声喃喃道，“可是为什么又不大像？”

医生见他没反应，便故意拔高了声音道：“家属请跟我来一下。”转身欲走。

从醒后就糊里糊涂的江紫末中气十足地叫住他。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”她问，“那个面试可是很重要的。”

“江小姐可以安心养病了——”医生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她，“没有人会在2009年担心2002年的面试。”

江紫末摊开报纸，目光立即锁住报纸边角的日期——2009年9月2日。

许久，她才抬起头，目光茫然又带着深深的恐惧。

“不应该是医生嘱咐家属不能刺激病人吗？”童自辉不满地指责医生。

医生却神情冷漠地答道：“这样我才能确定一些事。”他走前两步，降低声音说，“她这种情况很少见，但不是没有，可能是脑部受到严重震荡的后遗症，记忆缺失了一部分。”

记忆缺失？

童自辉望着甩开报纸的江紫末，她正疯狂地摁着遥控器转换电视

频道，终于停下来，她直愣愣地盯着屏幕，电视机里传出一句字正腔圆的播报——

“欢迎收看正午播报，今天是2009年9月2日，我是主持人——”

握着遥控器的手越收越紧，又忽然松开，江紫末直挺挺地往后倒去，只差没有口吐白沫。

离她最近的江美韵吓得神经紧绷，连忙又扑过去喊道：“紫末紫末，末末！末末呀！唉——我的女儿呀——”

童自辉和医生同时奔到床前，医生翻开病人的眼睑看了看。

“昏迷。”

童自辉不满地控诉：“你这样的医生我第一次见。”

医生淡定地回道：“这样的病人我也第一次见。”

“所以你就兴奋得忘了病人是不能受刺激的？”

“眼看就快到七年之痒，又可以从头来过，你难道不觉得自己中了头彩吗？”

童自辉哑口无言。

片刻后，他又抬眸，深思地看向床上昏迷不醒的人。

江紫末再次醒来时，已有一大堆证据摆在她面前。

她一边狼吞虎咽地进食，一边津津有味地核实验据。贴着她变形大头照的大红本本，婚纱照，房契，两人的联名户头，童童的出生证……

抓起红本本，她瞥了一眼正襟危坐在床边、据说几夜未睡仍英气逼人的童自辉：“我还是想不通，你怎么就沦落成我的老公了？”

童自辉一脸淡淡地附和：“这正是我结婚后一直在思考的。”

喝了一大口粥，她捧着鼓鼓的双颊，愤愤不平地盯着婚纱照。

“我长得也不难看啊，怎么一拍照脸上就多出那么多肥肉来？”江紫末捏捏她瘦削的脸，“看看你，祖宗八代都没漂洋过海的经历，纯种汉人上镜怎么就像个老外了呢？还是个帅老外。”

“是祖宗七代，”童自辉纠正，“我19岁被交换去了美国念书。”

“哦哦，对，”她找出一张照片，“忘了你头上还有顶金光闪闪的名校博士帽。这是你毕业时拍的，旁边的人是谁？看外形跟你不相上下啊。”

刚问完，她又莫名地低下头去，仔细看那个人，脸上浮现出一抹不可思议。

“这个人——”她蹙紧眉。

“怎么了？”童自辉脸上也开始莫名地紧张，“你认识？”

她蹙紧的眉缓缓松开，笑着摇摇头：“不认识，他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我见过没有？”

童自辉沉吟了片刻才回答：“见过。”

“那就不奇怪了，我对他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”

童自辉闷声不吭地扭开脸，不作回应。

江紫末很快就丢开了那张照片，拿起房契逐一翻看：“丹枫白露，熙园，香榭里花园，三套都是超过两百平米的，这都是你名下的房产？”

“香榭里花园是你买的，目前只付了一半的款；我们住丹枫白露，夫妻共同财产，全款付清；熙园是我去年房价跌至最低点时入手的，全款付清。”

江紫末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半晌才忽闪两下。

“我怎么有一夜暴富的感觉，只是出个车祸啊——你是做什么的？这么有钱！”

童自辉谦虚道：“区区一名设计师，有点儿小钱而已。”

“设计什么？”

“汽车。”

他大概觉得只有设计金字塔和狮身人面相的人才可以骄傲吧！江紫末暗暗翻了个白眼。

“我们家的汽车是你设计的吗？”她还是选择最实际的问。

“不是，我们家的三辆车都是进口的。”

江紫末闭紧嘴，之后的“证据”核实都保持了相当的安静。

童自辉给自己带了书，也给江紫末带了笔记本电脑。他看书，江紫末在网上随意浏览，恶补七年的信息空白。

整个下午，虽然没有交谈，气氛也算宁静祥和，只是，若病房不要时不时地爆发出那种惊诧无比的声音，想必童自辉会感到这一天还不算太糟糕——

“天！陈冠希怎么是这种人，我很看好他的呀！”

童自辉从书里抬起头，就见床上的人双手握拳，在屏幕前无比惋惜地比画。

“网上一张照片也找不到了。”

“你已经看过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江紫末抬起头，“可看了等于白看。”

“你当时看完也是这么说的，看了等于白看，男人那东西除了比例不同，基本属流水线出品。”

江紫末窘得脸通红，半晌才挤出一句，“那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。”后面小声跟一句，“何况我根本还没有看过——”

“已婚的江女士今年高龄29有余！”

童自辉嘲讽地打断她后神情欲言又止，只端详了她半晌，忽然觉得明明是一起生活了六七年的人，此时却对她感到很陌生，真不可思议，难道他也失忆了吗？眼前的人是他的妻子江紫末，那些事确实确实是他们一起经历的，却又不是江紫末，他的妻子怎么会忘记那些事呢？

现在的她，到底是谁？

而在她的心里，他又算什么？

他迷茫地看着密密麻麻的铅字，不愿去想几个月前经历的事，许久，他稳定了心神，她失忆也好，正常也罢，一个不可更改的事

实——她还是他的合法妻子。

至于未来，他也只打算着走一步，看一步；过一天，是一天。

而江紫末早已抓狂不已。

江女士！她明明才22岁，她的大脑只停留在22岁！

现在的情形就是一夜之间老了七岁，还是她必须在短时间之内接受的，没有人来安慰她，没有人温和地对她诉说前因后果，只冷冰冰地诊断她失忆的事实，就丢下她独自承受。

江紫末捧着头，想到一小时前她去洗手间照了下镜子，皮肤虽然保养得益，没有明显松弛，眼角却已有了细纹。

凭着这个，她再不敢咬定自己22岁。

还有失去的整整七年的空白，世上所有人都已活到2009年，只有她活在2002年，如同被整个世界遗忘。

她成了一个特殊存在的个体，被孤立在了七年前。

虽然有极其出色的丈夫，她却不记得相识相爱的过程；虽然有漂亮的儿子，她却不记得那个怀胎十月，受尽最大的痛苦使他诞生的过程。

假如拥有的是这样一个至少表面上看来幸福的家庭，那么，她又遗忘了多少珍贵的回忆在那七年里。

江紫末抱紧双膝，忧郁地垂下眼眸。

童自辉在此时微微抬眸，看了她好一会儿，最终没有对她说些什么。

江紫末的忧郁持续到童童到来为止。

江美韵去接童童放学。小宝贝到医院里首先黏住父亲，把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报告了一遍，才在外婆的示意下走近江紫末。

“妈妈！”

早上江紫末过激的反应吓到他了，这声妈妈叫得怯生生的。

江紫末虽然不可能立即习惯被这么大的孩子叫妈妈，但可爱的孩